

赴美接艦佳話雋聞

懷念海軍生活之四

●黃宏基（退役海軍少將）

西雅圖港生活待遇

居庸軍艦，為美援項下接艦之最後一艘。同案接收者尚有武勝軍艦，均為劍門軍艦之姊妹艦，武勝先一月整備完成，故官兵於七月份即已抵西雅圖接收，後因西雅圖造船廠工人罷工，居庸艦出國時間祇得後延，直至九月底罷工結束，官兵始搭乘專機赴美。所謂美援接艦即所有經費，包括官兵之津貼，均由美方負責，我政府不花一毛錢，爾後之接艦改為軍貸方式，所謂軍貸者軍事貸款之簡稱，係採借貸方式，官兵津貼由政府自行負責，政府能省即省，故美國軍方對官兵之服務，料配件之給與相去甚多，中美斷交之後，軍貸停止，所有接艦均由國款支付，官兵在美，亦不可穿軍服外出，真是「今古奇觀」。

抵美後，士官兵可暫住軍營，美方免費提供食、宿及交通。軍官則不然，如欲

申請住入其「單身宿舍」(BOO)，每日扣你國外津貼美金六元，如你另賃屋而居，則一切由你自行負責。我等節儉成性，一致同意不住BOO，在外租公寓，集體自炊，每日花費不足二元，交通問題為方便計，可固定包計程車接送，每日分攤也不過一元，因公寓附近有四十年班薛振揚同學之雜貨店，吾等之主副食品均由其供應。薛學長夫婦與當時西雅圖副領事張炳南及夫人蕭元鳳為我等在西雅圖期間，對我們照顧最多者，蕭女士並告訴我們所有購物之收據不可丟棄，可據以辦理退稅。三個月下來，每人退稅之金額均在美金百元左右，真不無小補也。在公寓居住時間僅一個月，艦艇自造船廠整修完成移泊海軍碼頭後，官兵則進駐艦上生活，一切恢復正常。當時尚未普遍使用電腦，所有裝備及料配件納入四一一〇卡管理，移交時則憑卡清點，士官兵英語能力不佳但有卡片

在手，擊手畫足一番，也都能通。美方移交小組共十三人，小組長柏士特上尉，預備軍官出身，史丹福大學畢業，輪機官肯尼士官長，經驗豐富但話多，另有補給官二人士官九人，移交過程，井然有序。

中外佳賓參與交接

交接升旗典禮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由駐美海軍武官鄒堅將軍（後曾任海軍總司令）主持，總領事賴家球蒞臨觀禮，中外來賓及僑胞數百人參加。全艦飾旗章在國歌聲中升起，中美雙方國旗在主桅頂同時展開，時間配合，一絲不苟，贏得在場來賓熱烈掌聲，典禮簡單隆重，而今記憶猶新。華僑中有仲馬、小馬夫婦二家、大偉劉夫婦一家等，凡是中國海軍曾在西雅圖接艦者，對這幾家華僑家庭都非常熟悉。西雅圖當地，有一民間組織，名為「接待委員會」組成份子多為當地

仕紳之夫人，老太太們非常熱心，凡有外國海軍來西雅圖接艦，她們爲他們開舞會，辦郊遊，非常喜歡開敞蓬車，帶著年輕的官兵兜風，移交典禮中接待委員會之副主席亞瑟太太亦應邀出席並致詞，雍容華貴，談吐不俗，令人印象深刻。一日，艦

上接一電話，對方自稱爲弗萊先生，指名要與副長見面，使我有些納悶，我在國外並無友人，所爲何事，電話中亦未明言，乃請其周日來艦會客，弗萊先生與其太太周日上午如約而至，相談之後始知弗萊先生，非常仰慕中華文化，已將其獨生女於年前送往台灣東海大學主修中文，明春即可學成回國，見有中華民國海軍來此接艦，故極想與中國人結交，僅此而已。問其爲何要指定找我，他說你是「執行官」當然找你，蓋副長之英文原意即「執行官」也，大家相視一笑，弗萊夫婦與我，在西雅圖期間，常有往來，但離西雅圖後則音訊中斷。

完成整備金山過節

軍艦移交典禮過後，倉庫之物資也陸續完成清點，逐項搬運上艦，因美方計劃周詳，卡片註有儲位，對號入座，工作進

行順利，整座倉庫物資，全部搬艦上架之後，不著一點痕跡，依卡片註記之儲位，立即可以找出。這才合乎「戰備」要求。然後，居庸艦至彈藥裝卸碼頭裝滿彈藥，全艦物資已達戰備狀況，可隨時駛南加州聖地亞哥海軍基地接受成軍訓練。

艦長郝德雲中校是四十年班學長，曾任第一任海軍儀隊隊長，標準的儀隊身材，做事粗中有細，領導才能傑出，在西雅圖時與僑界及美海軍相處融洽，因聖誕節將屆，如留西雅圖過節，則在舊金山逗留時間一定過於匆忙，乃提前於十二月上旬駛舊金山，官兵也可有時間暢遊舊金山名勝。冬季於高緯度航行，滿甲板都是冰霜，甚爲辛苦。抵舊金山後泊金銀島，副領事來艦安排一切活動，主要是如何接受僑界的歡迎及如何分配官兵至美國家庭過聖誕節，那時灣區尚未開發，華僑社會以唐人街爲中心，中共勢力無從入侵，台獨更沒有市場，因此一切活動極爲單純，在舊金山我們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聖誕節。

金銀島上英勇救火

十二月廿六日，我們啓航駛聖地亞哥，船至金門大橋下面，後面有一艘快艇追

來，用擴音器請我們立即返航，靠泊原地，並說明係軍區司令認爲外面風浪太大。考慮居庸艦安全之決定。其實祇有七級風，在台灣海峽是司空見慣的事，司令既然有此美意，我們也樂得在舊金山多玩兩天，船剛靠好，祇見後面碼頭有艘軍租商船

(MSTS) 緊急警鐘亂敲，有很多菲律賓的雇員，紛紛下船，我們很自然的反應到該輪一定發生火災，居庸艦隨即做「離艦救火部署」集合修理人員攜帶必要器材，精神抖擻的趕抵現場，船員皆作隔岸觀。軍區消防車尚未抵達，貨艙已有濃煙冒出，經我登艦察看，發現爲二號貨艙裝載之床墊及被服著火，屬甲種火，以水灌救即可，並要修理班人員向船上要來大批軍毯，將艙間之通風筒包紮，以杜絕空氣入內，並啓動 P-250 以海水灌入，火勢已受控制，消防隊，地區電視台人員始趕抵現場，我等將施救經過及目前控制之狀況詳作交代之後即集合整隊返艦，當晚地區電視即有報導，次日報紙頭條也有刊出，並附有照片，記者描寫非常生動，大意是說：MSTS 之 X 輪昨午在金銀島海軍碼頭靠泊時二號貨艙裝滿之床墊被服突然起火，艦上人員，穿了救生衣紛紛下船逃生，無

人採取救火行動，但不知從那裡來了一隊

整齊的隊伍，他們個子不高，膚色不同，

言語不同，不畏危險，奮力搶救，待火勢

控制，消防人員始抵現場。原來他們是來

自中華民國台灣的海軍，他們是 ROYAL

號的官兵。一時 ROYAL 號之名聲大噪，

在港的美艦艦長紛紛來賀，並邀艦長、副

長、輪機長至艦晚餐，以表崇敬，我等因

次日即將趕赴聖地亞哥，無法安排時間，

一一謝過。輪機長為四十四年班同學韓德

安少校，是位多做事少說話的人，這趟接

艦，我們兩人比較能玩在一起，也是比較

捨得花錢的人。他在海軍的成就比我高了

許多。中將副總司令退休，後轉花蓮港務

局及基隆港務局局長，如今尚在「為國

效勞」。廿八日，氣候好轉，乃在港內各

艦長之祝福聲中駛離金銀島碼頭。那次航

程並不愉快，海上大霧，雷達又生故障，

祇有減速鳴笛，依霧中航行之規定，小心

航駛，次日中午，依推算船位，應可轉向

，但因雷達依然不能使用，羅遠也不能定

位，忽然大霧稍散，前面有萬噸級巨輪一

艘，同向航行，開始轉向，其新航向與我

們轉向相近，判也係往聖港航行之同伴，

乃隨之轉向，後來證實，判斷無誤，實是

聖港比賽我艦奪魁

天助。

抵聖港後，軍區司令，認我等在金銀

島之表現，殊堪嘉許，特准放假三天，元

月四日再行開訓，並致贈歌劇票三張，以

示慰勞，消息已傳至國內，總司令馮上將

也有賀電嘉勉，一場火災竟給我們帶來許

多的榮耀，也是始料未及的，同時在聖地

亞哥受訓的，尚有土耳其海軍、韓國海軍

、意大利海軍，第一週岸訓之後，有一場

「救火比賽」，我們因救火出名，自然不

能輸陣，大家全力以赴，果然奪魁，自始

一切操演，皆不落人後，農曆新年，軍區

司令再破例放假三天，真是羨煞其他國家

之海軍官兵，均以能結交我等為榮。一日

，自聖城返港，見有一群中國女孩，在鐵

絲網外對泊在港內，懸掛我國國旗之我艦

指手畫足，乃趨前詢問，始知係來自台灣

之美海軍眷屬，有近十人，見有中國軍艦

在港，深為感動，想登艦造訪，以解鄉愁

。艦長即向港區警衛說明，全部准許登艦

。登艦後經自我介紹，均來自台灣，一兩

年前在台北與美國士兵結婚，士兵輪調回

國，隨之來美，但士兵返國後，無國外津

貼，待遇少了許多，加上房子，家具均須

分期付款，每月已無結餘，知識程度不高

，自身無法工作，想積蓄一仟美元買機票

回家省親均不可得，在我們官廳裡想到台

灣的親人、台北的小吃，個個痛哭失聲，

在台灣以為嫁了美國人，一定吃穿不愁，

誰知到美國，一樣要勤儉才能持家，幸而

她們的美國丈夫待她們都很好，並約我們

星期天到她們家作客，她們合起來請吃烤

肉，我們不好推辭，倒真的發現這些美國

小孩子真的蠻愛他們的台灣老婆，對我們

也很尊敬，左一個 SIR，右一個 SIR。都

說退伍之後還想念書。猛一回頭，已過去

三十多年，他們不知過得如何？我想也一

定熬了過來。早已兒孫滿堂才是，祝福他

們！

裝備故障老美義助

成軍訓練結束，給我們二個星期的整

補，然後駛回台灣。在離開西雅圖時，船

經哥倫比亞河口，正好是夜裡，哥倫比亞

河發大水，很多長長的原木，順流入海，

我們沒看見，原木自艦首滑下，壓過船底

打折了計程儀的劍口然後滑向左俾葉，葉

片有點受損，因此航行時船體有點震動，

成軍訓練之前沒時間做，如今整補，正好利用時間整修，在國內整修俾葉，必須進塢，但此間不必，船泊好碼頭後，造船所派潛水員下去，用適量的炸藥將固定俾葉的螺絲炸鬆，就將俾葉取下，運回廠裡檢修，修好後再在水中安裝，真是省錢省時，但也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在炸鬆俾葉螺絲的同時，後舵房爆出了一陣酒香，原來航海部門買了二箱免稅酒放在後航房，炸藥一震，瓶碎酒灑，沒想到力量如此強勁，也祇有自嘆倒霉了。

船整備好，移泊長堤，使官兵們有機會一遊狄斯耐樂園及好萊塢，然而我卻發現雷達又生故障，羅遠信號也不穩定，在聖地亞哥，我認識一位史密斯中尉，美海軍飛彈驅逐艦之火炮控制官，待人熱心，其岳父為陸戰隊上校，民初曾駐中國北京，與中國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當我將造船所沒將我們雷達、羅遠修好，且向軍區申請珍珠港海圖不著向他抱怨時，他笑笑說：「讓我來幫你！」第二天他叫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上士來到船上，上士告訴我，他明天退伍，他的隊長史密斯中尉要他來為中國海軍服務一天，同時還帶了一卷海圖給我，我一看正是珍珠港的機密海圖，

連忙把他收好，老上士一聲不響，忙著為我們修雷達及羅遠，這型雷達，輸出功率高，效能好，就是高壓容易跳脫，必須注意電源供應，電壓必須平穩，經他略作調節已可恢復正常作業。羅遠沒有什麼，我看他把航海書拿了出來，翻到羅遠這一章，按照書上檢查調整的步驟一一做完。羅遠訊號即已正常，我想起，我在中基就會經這樣做過，竟一時沒想起來，真是慚愧？下午我送他回船，特別送了他一對小小宮燈，作為紀念。

長堤巨浪檀島才女

在長堤停了一個星期，裝備和給養均已準備妥當，乃開始單艦橫渡太平洋的歸程，預訂的航程是長堤直駛檀香山，再經關島回國，剛離長堤即遇上一個低氣壓，有一點風浪，我們跟著低壓走，風浪卻愈來愈大，大浪從船頭蓋了過來，駕駛台無法值更，乃撤走舵房，第四天早上七點，艦長請我上去，在舵房裡，他對我說：「副長，風浪太大，怕船吃不消，我們回頭吧！」我向他分析：氣象報告顯示，低氣壓可能偏北，則下午天氣即將好轉，我們已出來三天，回去仍要三天，雖然天候不

佳，無法測天，但每四小時一次的羅遠定位在預定航線上，請艦長考慮，他握住舵房的扶手，整整的考慮了十五分鐘，終於下了決心說：「好罷！副長，聽你的吧！」下午天氣果然好轉，黃昏已可測天，求出船位與羅遠定位相差不到三哩。這個航程要走八天，第八天早上八點，應該可以看見歐湖島的入口，但不幸晨霧未散，雷達早又故障，艦長上了駕駛台，問我：「副長，怎麼樣，快到了吧！」我心裡很不滋味，難道他不相信我的船位報告，還是故意給我開玩笑，我看霧還不散，依推算船位，離歐湖島入口僅有二哩，於是建議減速，值更官正在下令減速，我已看到左舷前方有濛濛不清的陸地影子，我不動聲色，忽然聽見左舷瞭望大叫：「報告值更官，左前方發現陸地，距離三仟碼。」這一「報告」所有的眼睛都望向左舷，我則很鎮定的說：「大家注意右舷。」果然右舷也有陸地！官兵們都跑上了甲板，真是歡欣鼓舞，雀躍不已，這時晨霧已散，船位正好在航線上。

在夏威夷，停留了一個星期，去夏威夷大學參觀，我們巧遇在夏大進修戲劇的趙琦彬導演及以前也是海軍袍澤的李君，

還有一位就是何成濬將軍的女兒何慶華，她後來下嫁了我們同學任先恕的弟弟任先民。

我們按計劃離珍珠港駛關島，花了十天的航程，因為緯度低，因此天候一直很好，天文航海越作越有心得，有一個黃昏測天我一口氣測下了十一顆星，而且每條位置線求出來之後，都落在一個不到三哩之三角形內，航海士官都說副長的眼睛實在太好了，這真是奇蹟。關島很小，但也有華僑，環境更是絲毫沒被污染。我們在那裡停了三天，歸心似箭，直奔台灣。

反潛獵鯊初試啼聲

關島至左營，航行五天，天候良好，官兵離台已半年多，雖說美國不錯，但一切還是台灣好，那時官兵結婚有家的不多，也有不少是準備這次回來結婚的，在左營稍作休息，即駛基隆，納編北巡支隊，又開始擔任防務，此時官校五十四年班已經畢業，第一名胡才貴同學派居庸艦見習，是以居庸艦裝備新穎，任務頻繁之故，可提供較多之學習機會，四月又奉命回左營，準備參加中美反潛獵鯊操演，中旬，操演如期舉行，初期尚有 DD×1、DE×1、

POE×1 參加，但至第三天四月二十二日僅留居庸艦苦撐，祇能單艦攻潛，不論偵搜，攻擊，再接觸，緊急攻潛等科目，本艦表現均極優異，晚上操演課目結束，美潛艦 (AGSS-269) 上浮，以燈號通知本艦：

「本日操演有十三次攻擊成功，表現優異，明日請貴艦副長、反潛官、聲納士官一員至本艦作客。」次日清晨，海象良好，乃在航行中放小艇送我等至美潛艦。胡通信員甫上艦見習，即有如此優異之表現，誠屬難得，亦奠定其海軍事業之基礎，現已任海總參謀長多年，前途未可限量。我等登艦後，潛艦則行下潛，好熟悉的警報器聲音，我們也好像成了電影中的人物，當時尚在潛望鏡深度航行，正駛向指定海域，準備開始當日之操演科目，DD及DE當日也已歸隊，則居庸可稍作喘息，在潛艦的戰情室中可運用雷達、聲納及潛望鏡掌握水面狀況。用雷達搜索，也僅能使天線暫時伸出水面數秒鐘，隨即即行放下，以避免水面艦艇之電子偵測，聲納多置於靜聽位置，十數海裡以外之目標均可測得，超過潛望鏡深度，聲納係唯一之偵搜裝備，操演開始後，戰情一片忙碌，水面各艦，全在其掌握之中，並一一予以描跡，

所有描跡，均可顯示水面艦艇之攻擊狀況，因DD、DE之裝備效能不佳，不能及早發現潛艇而採取攻擊，因之攻擊頻率及成功率遠不如昨。中午在官廳用餐，艦長彼德少校作了簡短的歡迎詞，很驚奇的說：這是他這一季來，在東南亞協訓成績最好的一次，並每人贈送榮譽艇員卡一張，以資留念。下午操演結束，我等三人乃隨潛艦返港，航行中，由副長導引我們參觀其生活區，空間狹窄，但官兵均極有禮貌。

英援八艦一頁滄桑

當時我海軍尚無潛艦，我們想，何時才能擁有自己的潛艦，才算是真正有戰力的海軍。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政府，基於兩國間之傳統友誼，也協助我國重建海軍，以維持遠東之安全，乃有贈艦十三艘之計劃，計有巡洋艦一艘、護航驅逐艦二艘、潛艦二艘和巡邏艦八艘；其中即有潛艦二艘，惜因當時海軍人員不足，雖派部分官兵前往學習，終因內亂頻仍，卅八年大陸撤守，潛艦始終未移交我國。而已於三十五年接收之「伏波號」護航驅逐艦，惜於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在澎湖附近海域，為招商局海閩輪撞沉。三十七

年八月中旬接收返國「重慶號」輕巡洋艦，又於三十八年二月廿五日在上海「叛逃」投共，另一護航驅逐艦「靈甫號」民國卅八年在香港交回，因此，英國贈艦僅「小八艦」為來台後僅存之艦隊；此是題外話，順便一提。

待命專送夜駛馬公

獵鯊操演過後，又回基隆，參加年度親校——南昌演習，即海軍之海上分列式，蔣中正總統在旗艦親自主持——演習完畢，靠泊基隆一號口碼頭，因近一個月來一直在操演、演習久未放假，艦長交代，保養清潔過後即可分左右班開始放假，交代完畢，乃換便服趕往火車站搭車赴台北，我送他至梯口，他剛下艦，我看見軍區信號台正以燈號呼叫居庸艦，信號班長正在抄收，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一定又有什麼任務，趕緊派人赴火車站請艦長立即先行返艦，因為我想：即使非緊急任務，艦長可再離開，否則他一搭上赴台北的火車，茫茫人海，何處追尋。結果果然有事，很簡單的——請貴艦即駛馬公待命」，正好艦長已被追回，我即交代各隊清查人數，做好航行前檢查，因尚未宣布放假

，有的士兵雖已換好衣服，等待宣布後即可離艦，但卻不敢隨便行動，以免「脫船」而遭受處分。如果業經宣布放假而脫船，你不必負任何責任，你可至軍區報到由軍區為你開立差假證明，幫助你前往適當港口等候，但艦長卻不同，如因緊急任務艦長找不回來，一定要請示任務上級，派人代理方可出海。待理事官前來報告；一切備便，人員到齊。艦長與軍區連繫，軍區也不知詳細內情，祇知總部通知前往馬公，注意艦容，並準備一星期的副食。

次日清晨駛抵馬公，靠泊測天島，隨即起工做整理艦容的工作，軍區派員通知，司令趙錦龍將軍待武勝艦進港靠泊後，立即登艦。趙將軍即今日「電視名嘴」趙寧之尊翁，也是海軍中以「談笑風生」著稱的長官。趙將軍來艦巡視一週之後，在官廳請武勝艦艦長一起過來，原來是總統蔣中正，將赴七美嶼巡視，總司令交代由武勝與居庸艦二者任選其一擔任專送，此任務之挑選，由總統府侍從室決定。

趙司令妙算選座艦

趙司令離艦後，艦長私底下，笑著對我說，我們一定中選。我還以為他有什麼

「瞄頭」呢，當我們兩人巡視全艦，走到艦長室門口轉上駕駛台時，他站在那張有扶手的斜梯上，笑笑的看着我，我才醒悟過來，艦長為什麼有把握，原來就在這張梯子上。在西雅圖接艦時，這張梯子原是一張「直梯」，以其不佔空間，故設計以「直梯」上下即可，但艦長塊頭大，仍私下托修船廠，換裝扶手大梯。老先生有了這張梯子，上下自然方便，所以艦長會有「勝券在握」的自信。果然，答案揭曉，關鍵就在此「梯」。後來武勝艦副長高德明同學告訴我，他們艦長馬順義學長是位一板一眼的人，本來也想換張斜梯，因牽涉到「加裝工程」，按正常手續，實在麻煩，而且時間上不允許，好在他們的艦長身材「標準」，上下直梯也是一種運動，將就就好，沒有想到又輸一著，原來兩位同班同學，也是私底下常比來比去的。

七月份的某一天，任務如期舉行，那天晴空萬里，水波不興，總統登艦僅有經國先生陪同，其他則是侍從室人員，因頭一天已做好安全檢查，登艦後蔣公即逕往艦長室休息，出港之後，直駛七美嶼，但見江功號砲艇在左前方一仟碼衛護，對一向衛護外島運補艦的我們，還真的有點怪

怪的。航行途中，蔣公會由經國先生陪同上駕駛台，坐上高高的扶椅，慈祥的笑容對駕駛台上的值更官兵說：「你們辛苦了」，值更官即將海圖呈上，並指著海圖報告目前船位，預定到達時間。話鋒一轉向「老先生」講起七美嶼的故事來，值更官是通信官唐大京中尉，官校四十九年班同學，聰明機智，故事講得非常傳神，蔣公頻頻含笑點頭。

一腳踏空飛身護持

抵七美嶼，拋好錨。LON小艇即旁靠準備接駁，有點湧浪，船與小艇有二—三呎的起伏，上小艇需要有點技巧，我要求每位上小艇的人都要穿救生衣，先手扶舷梯扶手，做好準備，小艇往下時千萬不可跳過去，否則會有一腳踏空的危險，當然接送「高級長官」經常都準備有爆破隊同志在旁護衛，決不可能讓「長官」受驚，侍從人員全部下去之後，最後是經國先生和蔣公，經國先生動作很靈活，安全過去，蔣公則猶豫了一下，一足踏空，大家捏了把汗，沒想到趙司令在小艇上，一個箭步將總統抱住才化險為夷。

總統上艦，帶了一位專用廚師，為總

統準備餐點，我到小廚房去看，菜色非常簡單，一小罐雞湯正在電爐上煨著，洋芋煮熟，剝了皮，放在一旁，青嫩的四季豆洗淨切段備用，士官兵提前在十一點用餐，好待蔣公返艦即啓航回港，總統在島上大約停留了一個小時返艦，隨即起錨返航，侍從人員及媒體記者均由本艦準備了上好的咖啡，滿室生香。天氣很好，沒人暈船。

經國先生陪總統在艦長房內用餐，很簡單的兩樣菜：雞湯拌芋泥，清煮四季豆，亦不須吃飯，附雞湯一小碗，飯後略事休息，船已回馬公測天島，靠泊好，梯口恭送，全艦官兵才輕了一口氣。居庸艦奉命留在馬公，納編南巡支隊服勤。這個防期又不知道要駐到什麼時候，於是給艦長研究每隊可以用請假方式每人每次五天，每隊每次一—二人由隊長決定如何輪流，但必須留下電話，如有特殊任務，接獲通知，兩天之內一定要回來，因為回國之後大家還沒有好好的放過假，這種方式很好，士氣也可維持。

姻緣一線克難成婚

一直到十一月底我們才被解除任務，

回左營基地整補，我和女友王鳳靜小姐亦決定十二月廿五日聖誕節結婚。婚姻是緣分，一點也不錯，真是：「夢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她是我最好的同學王家訓的妹妹，認識她時，她還在高中唸書，偶而也會在她姐姐家碰見，大家祇是打個招呼，高中畢業她也找到工作，我卻大部分時間在北部，二年多以前我調中基任副長，船在高雄四廠專案整備，才有較多時間見面，那時追求她的人很多，當我向她姐姐表明希望與她交往時，她竟首肯。其實我在左營的時間仍然不多，祇有靠通信來相互了解，直到我接艦回來，她才答應了我的求婚，我們亦沒有什麼好準備的，姐姐家裡讓了一間小房間，買了一張床，就此準備妥當。

郝德雲艦長十二月奉命調職，新任艦長陳紹銀中校來艦報到，沒想到我們竟是同一天結婚，證婚人亦同是一個人：李敦謙將軍。還好沒有在同一家飯店。婚後不到一個月，船又奉命去北巡支隊擔任防務，五十六年三月發布命令調兩棲旗艦高雄艦聯戰中心主任。（作者赴美接艦照片請參閱本誌三八〇期第卅四、卅五頁）（未完待續）